



ADAM LINDEMANN

Adam Lindemann是一位私人投资家，是当代艺术与设计领域内重要的收藏家。他曾撰写《Collecting Contemporary》一书并由Taschen出版社出版，被认为是2006年最受欢迎的艺术书籍。

COLLECTED ART BY YSL

伊夫·圣罗兰的艺术收藏之道

翻译 _ 淹然 图片提供 _ 东方IC 编辑 _ 俞璐

前

不久，我在巴黎戏院观看了一部出色的记录片《疯狂的爱》(L'Amour Fou)。影片讲述了2009年2月在巴黎佳士得举行的一场拍卖会，拍卖的是伊夫·圣罗兰(Yves Saint Laurent)和他的拍档——室内设计师皮埃尔·贝尔热(Pierre Bergé)的艺术及设计方面的藏品。此次拍卖总额近3亿美金并创下多项纪录：一把艾琳·格雷(Eileen Gray)设计的椅子在一番疯狂竞拍后卖出了2800万美元，一尊漂亮但并非布朗库西(Brancusi)最杰出的雕塑作品则高达3720万美元，等等。

圣罗兰因脑癌于2008年病逝。在去世前几天，他和他的伴侣兼业务经理贝尔热刚刚举行了一场“世俗”的婚礼。此次拍卖所得，悉数转入了由贝尔热成立并仍在运营的法国艾滋病慈善机构Sidaction——就像是这位高级时装之王对“身外之物”一次优雅而富有诗意的清仓。

若不是贝尔热对于炮制天价的三个关键因素——单一藏家的藏品拍卖、藏品系出名门和市场新鲜度——富于洞见的话，那些珍宝绝不会赢得如此高价。我花了很多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：在那个梦幻之夜，圣罗兰是不是能把自己曾掐过烟头的、毫不起眼的酒店烟灰缸也拍出7000美元来？

艺术品世界热爱时尚。曾使Gucci重生的汤姆·福特(Tom Ford)，其时尚名流的身份令他所藏画作增添了不少附加值，他收藏的巨幅安迪·沃霍(Andy Warhol)“恐怖假发”的自画像在2010年5月拍出了3250万美元。然而，就在几周前，一张与此雷同、可以说更优秀的作品却比它少拍了将近1000万美元。即便要花钱去买那种类型的作品，我宁愿买更早的1960年代的作品。

我并不仅仅专注于画作本身，我不能不去思考它们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并预感它们的未来价值。

圣罗兰是个令人着迷的大人物。他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一个安逸的法国家庭，曾向法国《Vogue》杂志主编写信毛遂自荐，最终被聘为克里斯汀·迪奥(Christian Dior)的助手。几年后，迪奥钦定他为接班人。没过多久，迪奥于1957年逝世，年仅21岁的圣罗兰就此成为巴黎最顶尖时装品牌的掌舵人。1960年，正值阿尔及利亚起义，因拒绝履行兵役，他被送进精神病院。这令当时因循守旧



的迪奥高层决定解雇他。圣罗兰走投无路只得另起炉灶，开办了他自己的公司；而他所作的一切，也总有贝尔热在一旁与他携手并肩。

成功的故事由此开篇，这是个关于天才、变革社会习俗、抑郁症以及毒瘾的曲折故事。在2002年的纪录片《伊夫·圣罗兰：他的人生和时代》(Yves Saint Laurent: His Life and Times)中，我们见到了垂垂老矣的设计师。他显得臃肿，头发染成了金色，说话含糊不清，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，有些焦虑不安。尽管如此，我们依然能感受到这个男人曾决定性地改变了时尚的历史。

忆往昔，他这样诠释自己的成就——他所做的就是“将时尚从优雅中解放出来，同时使它与诱惑联系起来”。值得一提的是，1960、1970年代恰逢性与社会的大变革，这正为他的设计开辟了一条渠道，他将高级订制服从富裕中产阶级身上的“服装贸易”变成了一个展现艺术表达和个人奇思妙想的平台，使其成为社会的一面镜子。

他的缪斯们给我们机会深入地了解他的天赋，无论是贝蒂·卡特鲁(Betty Catroux)所称的，他赋予时尚以“态度”；还是如露露·德拉法莱斯(Loulou de la Falaise)所证实的，他“解放了时尚，使它真实，变得更年轻也更自由”。圣罗兰的才气着实令我们领教到了他的天赋，其一系列的变革创新包括肩带手提包、(轰动一时)的“女穿男装”，即不失女性之性感的“裤套装”。他既从旧款服饰获得灵感，也从异域国度比如俄罗斯和中国那

里汲取风格特征。在1962年，正是他首次启用黑人模特走T台。事实上，正是他开创了高级成衣定制这个行业。

1970年代的疯狂生活还能从贝尔热的口中探得些许，但未被说出的故事则是：抑郁症和毒瘾使得圣罗兰在最后的几十年一直躲避公众。尽管如此，他的产出和极富创造力的能量仍是惊人的。可以说，圣罗兰的人生就等同于法国的时尚史。

他的艺术收藏也是他精彩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虽然，可能并不是以市场所能理解的方式进行。我不是专家，但我认为他收藏的三件蒙德里安(Mondrian)作品里没一件称得上艺术家最好的作品——即便是其中创下了2750万美元纪录的那幅1922年的画作。但我觉得这对圣罗兰来说没什么要紧。他通过

那些身边的优秀艺术品(不止于大师杰作)和古玩来激发灵感。他和贝尔热的时装屋里摆满了十九世纪的银器、稀罕的中世纪艺术品、一些古希腊罗马裸体男子的半身像，以及杜尚(Duchamp)的精巧小香水瓶，名叫“Belle Haleine”(售价890万美元)。其中部分作品虽说打破了拍卖纪录，但它们并非完全基于自身的优点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被圣罗兰“触碰”。

大多数明智的艺术收藏家可不会像圣罗兰这么干，对他们而言，从来没有什么一见钟情。面对这些标价，他们唯有戴上绿色护目镜着手做调查与分析。越来越多的人会带上一到两个顾问，也可能带个艺术品保管人。这有意义吗？有啊，如果你打算明智地进行投资的话。但我敢预言圣罗兰从不会去考虑上述的投资过程。他只买他喜欢的。

其实，我也喜欢凭一时兴起购买藏品。有一年，在马斯特里赫特一个一年一度最重要的艺术博览会上，我买了一对十九世纪镶有公猪头的瓷汤碗。当时，身为艺术经理人的妻子指责我做了冤大头。“对不起，”我辩解道，“这应该就是我的圣罗兰时刻。”回想这部影片，我意识到贝尔热确实具备收藏家的眼光。他使已故拍档的遗产重获新生，也为他的私人财产提供了一个平台，以此为我们讲述一个故事。圣罗兰有设计师之眼，也有欲望之眼和灵感之眼，但却没有估价、制约、调查和计算这些条条框框。伊夫·圣罗兰或许会被淡忘，但此次拍卖会将成为他遗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，生生不息。■